

在臺南， 成為一個走讀的書寫者

Becoming a Walking Writer in Tainan

文·圖 | 米果



在臺南巷弄走走，轉個彎就是廟。圖為普濟殿。

就讀東門城邊勝利國小低年級時，有一本薄薄的「提早寫作」，頁面上半部是繪圖，下半部是直條式書寫格子，文字右側還有注音欄。當時並不知道「提早」的意思，但是比起其他作業，我很喜歡「提早寫作」這功課。約莫是一週一篇，偶爾老師會給題目，多數時候就讓我們隨便畫隨便寫。應該是從那時開始，我將步行通學經過的小巷弄，看到的街景人物，甚至是透過樹木葉梢的光影，偶爾眼神對上的小動物或昆蟲種種，書寫並繪成作業主題。當時似乎還頗擅長替文字配上插圖，我的繪畫能力在「提早寫作」的階段已經抵達高峰，接下來就急速下墜，自認為可以駕馭文字，表達就不成問題，也就不太介意。

後來所有關於臺南的書寫，都是從小學低年級的「提早寫作」那個薄薄的小本開始的世間觀察，大抵就是風景、食物、人物和回憶，加上不知道遺傳自哪裡的高敏感基因，對人事物有感，就會急迫想要寫成文字留下來，即使現在已經是鍵盤輸入了，還是會在第一時間以筆速記，因為書寫當時的筆觸，會留下感知的濃淡深淺。

即使書寫的載體是文字，但寫作者必須先成為擅長說故事的人，嚴肅道理也應該有故事鋪陳，才夠吸引人。文字可以描述顏色深淺、氣味濃淡、視覺上的飽滿或稀疏，甚至可以有音階旋律。我不覺得影像才夠立體，而文字就是扁平，並不是。文字如果夠豐富活潑，聲、色、香都能抵達，恰好臺南有這樣的深淺濃淡，或飽滿，也有恰到好處的留白，其他城市當然也有，但身為臺南人就會有書寫臺南的責任感，自以為在這裡出生成長，即使中途離開但之後再回來，就會順勢從衆神手裡接下書寫任務，有重量的那種責任。

寫人情、寫味道、寫街景，不全然美好，偶爾也會有怨嘆。書寫之前，是各種路過。路過不僅是行經的意思，有年歲的路過、吃食滋味的路過、與人相處的某段人生旅程的路過。路過不是擦身而過，而是真實走上一程，很多路過當時看見的風景，交談的話語，留下的情份，有時深刻有時風清，在心頭烙印，就記住了。當下的書寫最生猛，隔一段時日沉澱之後再潤過，也會有新解，過了好幾年再重新順一遍，又有另種風霜醃漬的醞釀味，會回甘。書寫需要時間熟成發酵，有時候一下手就以全糖氣勢往前衝了，但也有微微甜的緩慢行走，微微的那種甜度約莫就是臺南人慢熟的個性，我寫人情的時候，特別容易感覺到體內那種介於靦腆警扭的微小不自在，有人說臺南接近京都人的性格，但我覺得不像，臺南人就是臺南人的樣子，沒有類似哪裡人的說法。

在臺南做一個持續書寫的人，也就習慣出門在巷弄走一走，或轉個彎去廟裡合掌跟神佛報告，也就接收了神佛的旨意，不是迷信，而是自律，不可以踰矩。夏日悶熱午後就穿拖鞋短褲去喝杯涼的，冬季難得低溫的時候就把冬衣拿出來讓衣櫥裡的長久等待得以見光。我經常在這個城市走路，搭公車，唯有步行者跟公車乘客的緩慢，才有辦法注意到這個城市的百款細節，那些細節往往是書寫的線索，不必跟速度比快，緩緩就能嚐出韻味，生活是這樣，書寫也是，當然，敲鍵盤也可以。

小學低年級的「提早寫作」，應該是我的寫作歷程之中，最早的極短篇訓練吧！可惜沒有留下來，那時一定是當作尋常不過的學校作業，學期結束就該用紅色塑膠繩跟舊報紙網綁起來，當成廢紙，拿去估物商秤斤賣掉，現在才覺得可惜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近幾年在生活四周放置類似「提早寫作」那樣大小厚度的筆記本，有時候只是隨手記錄日常的微小觀察，或瞬間湧上來的感慨，往後未必發展成單篇長文，但這樣以自己為讀者的書寫練習，適時填補了善忘的缺口，算是進入老衰的「提早寫作」吧！

米果

文字工作者，小說與雜文書寫者，網路重度使用者。臺南出身，喜愛棒球與日本推理小說。不愛好萊塢電影和韓劇。曾獲幾項文學獎，寫小說是正職，寫雜文是嘮叨。最怕演講座談，也怕走在路上被認出來，是個早睡早起的「晨型人」。